

永懷蔣公

王大任

嘉言樂訓許重溫，遺像高標壯國魂，
千古慈湖清淺水，謳歌聲裏有啼痕。
不信神州竟陸沉，緬懷教誨感同深，
至今一角慈湖路，猶繫八方嚮往心。

——筆者恭謁慈湖詩四首錄二

任職侍從室通訊組

民國二十七年我大學畢業不久，曾入軍委會總政訓處參加部隊政治工作。在魯南、豫北、鄂東以正規部隊從事游擊工作一年又半。廿八年秋，入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工作，不久因病辭職。是年冬大病初癒，奉調中央訓練團黨政班第六期受訓。以成績優異蒙兼團長蔣公介石召見。旋經王代教育長東原以受訓前三名列入保薦名單。在工作方面，適獲三個機會：第一為委員長侍從室主任陳果夫先生派到戰地考察黨政與民運工作。第二為中央社會部谷部長正綱先生約見，派在國民精神總動員會擔任編審兼視導。第三為奉委座手諭可仍回中央組織部工作。原擬接受侍從室赴戰地考察的任務，適於此時接到內子自天津拍來電報與友人王心波、鄒景忠兩兄之夫人自淪陷區集體遠來相聚。嗣後又接電報知已繞道越南離開

河內轉到昆明，預計行程半個月後可抵達重慶。於是放棄戰地之行，接受中央社會部的工作。二十八年夏天內子抵渝。適值重慶大轟炸，住宅兩次被炸全毀。灰燼餘生，托庇於業師卞宗孟所寄居之重慶新疆省政府辦事處，勉強維持生活。民國三十年二月，社會部改隸行政院。予承陳果夫先生拔擢簽請蔣公派在侍從室通訊組任軍薦一階組員，（組員奉派對外視察黨政，可稱視察。）此為我充任領袖幕僚之始。

在侍從室四年工作，均以通訊考核業務為主。其主要對象為中訓團黨政班各期結業研究員，多屬黨政軍高級幹部。每週精選黨政結業研究員重要建議治平大計及專題專論卓見，分類摘要簽報蔣公批示，再作答覆。筆者在花谿生活紀趣中（花溪別業為蔣公在小溫泉辦公別館。）有幾首西江月詞說得比較真切。其中有一首是：「本室共分三處，第一第二第三，秘書、軍事緊相連，人事別開生面。執掌調查登記，品題海內英賢，機關暫設小溫泉，距離黃山太遠」。此時蔣公與夫人居黃山，距重慶上清寺與小溫泉均有一程，因此請示的機會不多。但每年或隔年舉行懇親會一次，蔣公偕夫人共同主持，招待部屬及眷屬聚

餐觀劇，藉示慰勞。同人環列四周，共沐慈輝，此情此景，至今猶令人追懷不置。

南京廣州幾件大事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行憲立法院在南京集會，是年冬，徐蚌會戰失利，政府由京遷穗，蔣公宣佈引退。此時孫文主義同盟份子許聞天等為中共張目，在立法院發表反對政府言論，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逮捕，一度引起軒然大波。筆者會同莫委員寒竹、李委員郁才、許委員占魁在上海新聞報與申報發表談話：認為許聞天等果有叛國行為，不能因身為立委而逍遙法外。當時和談空氣瀰漫，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此一不時髦的談話，出諸於幾位少壯立委之口，確有空谷足音的感受。李代總統宗仁為了與中共妥協，對戡亂大業前途毫無信心。蔣公引退後，仍以在野之身關切黨政，匡助大計。親近李氏之立委不斷放出請蔣公早日出國的呼聲。其中明目張膽反對政府的中央民意代表，亦頗不乏人。此時有幾件大事值得追述：

其一、為何應欽內閣辭職後，李代總統宗仁提名居正為行政院長。居正曾任司法院長，惟彼

時在政治的主張上接近李宗仁，如獲立法院通過出長政院，勢將因判斷錯誤為貫徹李宗仁意志，行將撤換東南五省主席；包括臺灣省主席陳誠，進而重新佈置軍政據點，這是何等的危險？此時立法院恩恩怨怨，李宗仁以在朝身份，不惜利誘收買，為居正爭取優勢。立法院集會於廣州市議會之會址，投票前數日，緊張氣氛達到頂點，各種傳說，紛至沓來。筆者與若干忠貞同志，受蔣公精神感召，堅定不移。投票之日，筆者與莫蔭竹、梁肅戎兩委員搶先投反對票，並聯絡其他委員同志一致反對居正組閣。我們於投票後，自禮堂步至大街，為了購買一些廉價拍賣的名人書畫墨寶，以快速步伐來到大街，巡視不到十數伍，忽見東北松江委員董其政先生戴着昏花眼鏡細看一本古帖。我們拍他一下肩膀說：「董先生，你還沒有投票吧！」他回頭一顧說：「你們已經投完了票？」我說：「大街距離會場遠，趕快前往投票，即使一票之差，也關係大局的成敗！」他趕往會場，投進一張反對票，距離截止投票時間不到十五秒鐘。恰好因為董委員的一票超過了否決票的半數。即此神聖的一票之差，挽回了反共陣容的混亂與中華民族的命運，這是何等重要的一票啊！

其二、為了整飭革命陣容，保障國家安全，請政府全面肅清匪諜案。此一法案的緊急提出，也是由筆者與杜荀若委員等一〇五人共同提出者。原文由筆者起草。今日立法院卷宗尚保存本人原稿之墨跡。簽署人中以杜委員荀若年長，經商得其同意由彼領銜簽第一名，我簽第二名。提案

寫好後往訪羅衡委員，請其簽名，羅委員表示她也想另提一案與本案配合進行，以壯聲勢。本案獲得立法院院會通過後，政府據以進行整頓內部，為遷臺後政府獲得安定的重要法案依據。

其三、為司法部行政部政務次長楊玉清發表親共荒謬言論，筆者與部份委員提質詢，強調政府應嚴飭紀綱，根據肅清匪諜法案清除敗類份子。政府經過調查程序即將楊某逮捕，黃宇人、李世軍、吳和軒、劉不同、張潛華、陳明儒等十餘親共份子均相繼離開立法院，害羣之馬既已根除，政府壁壘為之一新。而反共鬪爭日趨於一元強化矣！

奉調受訓留院研究

三十八年為中華民國史上最黯淡之一年，元月二十一日蔣公引退。四月二十三日南京撤守。九月東北偽人民政權宣佈在長春成立。我東北民意代表與立法院全體委員先後發表宣言，痛加駁斥，並請政府明令討伐。聲討共偽宣言，係旅臺東北同鄉配合立法院控蘇案採取之有效步驟。（控蘇案由劉委員兆勳提出，文字經筆者重新撰寫，並簽署第二名，原件保存於立法院舊檔案中。）曾於九一八第十八週年紀念日，以中國反侵略大同盟東北總支部全體盟員大會名義，集會於臺北市中山堂光復廳，並招待中外記者。大會主席團為曹德宣、王主任、王冠吾、曹大中、侯天民、于宇飛、白大成等七人。由曹德宣任總主席，公推筆者宣讀手撰之宣言。宣言歷述蘇俄佔領東北及武裝中共事實，呼籲國內外人士澈底認識所

謂東北人民政府醜劇，實為蘇俄一手導演，而蘇俄破壞中蘇條約的事實，不容國人坐視。並堅決主張：(一)、聲明東北傀儡政府所訂條約，一律作廢。(二)、中國局勢演變影響世界和平，全係蘇俄支持中共叛亂所造成，我政府應即向聯合國控訴。(三)、政府應明令廢除中蘇條約，並對蘇絕交，以維國權。此一宣言，由本人漏夜草成於北投旅社。中央宣傳機構極為嘉許，曾在戰時行都廣州、香港，以及西南各省自由地區、華僑地區，連播三日，外國報紙亦多刊載，世人對我東北同胞以及全中國人民血與淚真摯呼聲極表同情。

政府遷臺初期，美國發表白皮書，國務卿艾奇遜亦發表不利自由中國之言論，白皮書措辭，一片媚匪排我之言論，筆者又與莫委員蔭竹、梁委員肅戎共同發表：「我們對白皮書的看法」聲明全文一千五百餘字，痛斥美國杜魯門政府之愚竊與無知。蔣公引退後即在陽明山籌備成立革命實踐研究院，培育幹部，重振革命精神，嗣因海內外同胞敦請蔣公復行視事，對實踐研究院的訓練工作開展，更積極加強進行。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筆者奉調參加十一期受訓，承蔣公個別召見。蔣公說：「你現年只有三十幾歲，在立法院應屬少壯委員。」繼詢問在研究院受訓心得與感想。我回答說：「我前此在政大受教，後來又在中央訓練團黨政班受訓，此次重沐薰陶，感觸頗多。領袖訓示，恢復革命精神，喚起民族靈魂，旨在明恥教戰，光復大陸。我們深信楚雖三戶可以亡秦，也深信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必將光復大陸。金門大捷，登步大捷，人人懷必死之心，完全是領

袖革命精神的感召，也是實踐研究院集訓的成果。但個人建議，研究革命工作方法亦不可忽視。要不斷的研究戰勝敵人的方法。存誠去偽，推己及人。」蔣公聽罷點頭說：「你說的很對，你國學也有根基，下一期調訓，你作留院研究員。往後又繼續留院工作，留院研究員名義改為輔導委員。」

民國三十九年九一八事變十九週年前一日，接到總統府通知，十時以前到達總統府，我準時進入總統府適值東北監委王冠吾自總統府辭出，向我打招呼說：「這次蔣公召見你我二人，所詢問者均與東北問題有關，希望你多反映各方意見。」我由侍從人員引導進入總統辦公室，蔣公囑坐在對面。承詢：東北同鄉來臺人數，一般生活情形。立法院委員生活情形，東北籍立法委員，國大代表來臺人數？政大校友在立法院情況……我對蔣公的詢問均就所知扼要報告後蔣公指示：「要多研究東北問題。今後有何意見，可以隨時反映」。此後我曾建議東北大學同學會成立研究編輯委員會，切實研究反攻大陸後東北重建問題。民國四十五年東大同學會召開會員大會時，接納我的建議，決議成立東北研究編輯委員會，我被推為主任委員，曹樹鈞任副主任委員。出版東北研究論集兩巨冊列入中華文化叢書、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為研究東北問題重要參考資料。民國三十八年，李代總統宗仁提名居正組閣，以一票之差未為立法院同意。再提閻錫山組閣，以高票通過。立法院院長孫科辭職，童貫賢當選繼任。廣州淪陷，政府經重慶成都遷臺北，蔣

公復行視事。提名陳誠組閣。獲得立法委員順利通過。此時立法院進入第三會期，國民黨中央黨部在蔣公主持下展開黨的改造工作。中央民意機關，為了貫徹黨的主張特成立立委黨部與監委黨部。第一屆立法委員黨部當選委員有牛踐初、李曜林、王大人、武誓彭、吉佑民、秦傑、李定、丘漢平、江一平、潘衍興、徐中齊、段悼、石九齡、劉效義、陳逸雲等十五人。候補委員金養浩、劉秋芳、馬乘風、莊靜等五人。半年後，監委黨部相繼成立。蔣公會假中山堂光復廳款待兩院黨委同志，並聽取工作報告。立委黨部於委員會集會期間推舉大任報告，並由黨部準備報告書一份。蔣公偕夫人蒞臨聽取報告。不意工作報告書於會前被臨時索閱之潘委員逕呈蔣公，予仍被指定口頭報告，此時予既不便索回蔣公手中的報告書，又不能不代表大家講話，於是就個人所能記憶的幾項工作重點作扼要陳述，報告完畢，蔣公連說很好，這是意外的收穫，也是一項嚴肅的考驗。

監察委員黨部因成立不久，尚無具體工作可言，蔣公請大家自由發言。此時監委曹德宣起立發言，渠首先表示黨改造後一片新興氣象，此皆蔣公精誠領導的感召。繼指出當時公營事業仍多「化公為私」的不良作風，應行整頓，並表示其本人仍在認真調查，蔣公勉以繼續調查。並勸勉與會人員以身作則，率先接受陽明山革命訓練。對於幾位年長委員亦特准參加。陳逸雲、李曜林、莊靜等均表示下期參加受訓，以響應蔣公之號召。在和諧與雅穆氣氛中候補委員馬乘風起立發

言。渠對黨政措施均作消極性批評，對於民主與自由亦有不正確之體認，蔣公當時極為不快，會場空氣陷於低沉，後來馬委員乘風果以共謀嫌疑受到法律制裁。

張道藩陳誠辭職事

在第一屆立法黨委任期內，有好幾件大事，其中一件是立法院長張道藩與行政院院長陳誠同時辭職的事件。先是，立委同人於廣州淪陷前數日返回臺北，大家自動停止使用前此通過之國會年俸條例；以及四人一輛汽車的分配。一切比照全國公務員待遇，同甘共苦。但因立委携家帶眷，且有貧乏親友部屬求助，負擔甚重，尤其在休會期間，更難支撐。於是立法院財政與預算幾位委員有在休會期間給予考察研究費兩千元的擬議案提出。此一意見，引起行政院長陳誠與立法院院長張道藩的爭執，最後兩人均提出辭呈，不再到院辦公。中央黨部為了協調兩院意見，不斷召開會議。立委黨部全體委員也被邀請座談。大家紛紛發表意見，仍難提出有效解決辦法。會議結束的第二天，蔣公召見武誓彭、王大人、金養浩三位同志。蔣公說：「我今天召見你們三人，因為你們不僅是現任黨部委員，也是革命實踐研究院受過訓的研究員，你們有責任疏解立法委員同志，要瞭解國家財政的困難，不再堅持己見」。蔣公坐在會客室的中間，面向坐在左首的武委員說：「你有什麼意見可以講」，武委員說：「報告總裁，中央黨部為了立法院考察研究費不能解決舉行幾次會議，立委黨部委員與召集委員，均被

邀請參加，本人也提出具體意見，因為中央過於遷就行政同志主張，拖延至今尚無結果……。」

蔣公說：「聽說你的發言很激烈，你還說共產黨還不能尊重羣衆意見，講究民主，我們不講民主連共產黨都不如了！這是你說的話？」武委員很緊張的答覆：「報告總裁，我不是那個說法，在抗日期間，我在太行山打游擊，與共產黨作生死奮鬥，怎能說共產黨比我們好！」蔣公說：「你還要強辯，你抗日是好的，你做黨的幹部這些年，還不知道共產黨的好處，共產黨能講民主，我們還反的什麼共？你說共產黨好，你可以回大陸，我給你機會，送你回大陸！」武委員不再講話了。我當時起立說：「請總裁息怒，我有幾句話要向總裁報告」。蔣公目光如電的看我一下說：「你講」。我心裏在想，蔣公所瞭解的內容，可能有人作斷章摘句的反映。不知道我在黨部講話的內容，蔣公的瞭解如何？於是我首先作試探性的報告說：「在中央黨部座談時，講話很多，散會以前鄭彥棻同志、蕭自誠同志、郭澄同志等紛紛與我握手，表示欽佩，不知道總裁所聞有無差異？」

蔣公說：「你那天講的還好，沒有缺點！」這時我才大放寬心，有勇氣替武委員乃至全院委員講幾句話。我說：「武委員那天講話，用意是好的，因為不善辭令，可能辭不達意。武委員是說共產黨陰險狡詐，慣用手法，他們讓下層充份討論，是表面文章，也是假民主，我們是真民主，但在技術運用上不如共產黨靈活，結果使人誤會真民主反倒不如假民主了！武委員講完話，主席宣佈休息十分鐘。在如廁的時候，陳誠先生與武

委員同行，我走在後面。陳先生告訴武委員說：「武同志你方才講的話意思很好，但容易使人誤會，應該加以解釋。到了繼續開會時，武委員首先起立說：「方才本席所講的話，並無贊揚共產黨的意思，因為我不善言辭，誠恐辭不達意，爲了避免誤解，我願將所講的話收回，並願接受黨的制裁」。此時全場同志報以熱烈掌聲，大家贊揚武委員的自律風度。武委員那一天有最後這一番表現，也是事實」。蔣公聽完這一段話後，面露笑容的說，「能這樣就好，一位革命黨員最重要的是誠懇而有黨性。本黨是民主集權制，同志們有話只管講，但既經中央決定後，便應一律遵守，才能發揮黨的力量」。

我接着報告說：「兩位院長都是好院長，但他們個性都很強，未能虛心接受同志意見，才使問題弄成僵化，也爲總裁帶來困擾。」蔣公笑說：「你們這些委員實在也太厲害，兩位院長都不敢再作你們的首長了！」我說：「立法委員大家都因對總裁之愛戴轉而支持總裁提名的陳誠院長。立委同志支持陳院長超過歷屆的行政院長，而陳院長的脾氣也超過了歷屆的行政院長。區區兩千元考察研究費，實在不值得兩位院長都要辭職！這件事還請總裁明察與英斷，立委同志不會再有任何成見。」蔣公說：「你們的待遇比監察委員要好，就以政府官員來說，不能與部長比，起碼也可以比照政府的政務次長，他們都能够生活，你們如何不能？」我說：「監察委員一般待遇與立委相同，但他們另有調查費爲立委所無。至於政府官吏勉強可以比擬一位司長。因爲待遇之中

，共有直接與間接兩種，做次長的除了薪津較立委略少，還有其他待遇，包括：汽車、住宅、辦公費、工友、水電津貼等，這些待遇都是立委所無的。至於銀行、海關、與公營事業等等，各有其不同標準，立法委員都不能相提並論。」

我看到蔣公對我的報導很感興趣，表情也很和悅自然，於是我大膽的說，如果用幾句話來形容目前立委同志的心情，應該是：「有虛名而無實際，無實際而得惡名」。蔣公破顏一笑說：「怎會無實際而得惡名呢？」我回答說：「這很簡單，因爲大家只有『有形』的新俸，沒有其他的優待，外人不知實情，還說立委待遇最高！總之，中央民意代表的待遇根本不能與外國議員相比，也無人作額外的要求，大多數的人，都能共體時艱，要面子不要錢。其次，即使要錢的人，也同時顧到面子。如果爭到待遇而喪失了面子，寧肯不要待遇。……」蔣公起立說：「立委同志很清苦，也很努力，我一定会注意。以後有事我再找你們，你們有什麼意見，可隨時向我報告。」蔣公現出慈祥的微笑，似已瞭解立委們生活的實況。果然沒有多久，就得到政府同意撥款，有關休會期間的考察研究費即告解決。而兩位院長也都打消辭意，化暴戾爲祥和。此事之獲得圓滿解決，源於多種因素，並非我一人之功。我在蔣公面前敢講這些話，主要的是當時年紀輕，沒有患得患失的顧慮。最難得的是蔣公寬大能容，才敢盡我所言。

愛護青年識拔幹部

蔣公爲立法行政兩院長辭職事件召見後不到一年，又有一次迴異尋常的召見，使我感念難忘。召見的地點仍在總統府。蔣公坐在大辦公桌前，命我坐在對面。蔣公說：「王雲霖是你的胞弟嗎？」我答說：「是我的三弟」，「你們兄弟幾人，都在何處？」蔣公繼續問話。我答說：「我兄弟三人、姊妹三人，尚有一弟一妹淪陷在大陸。其餘一弟兩妹連同老母妻子都和我住在一起」。

蔣公說：「你做人很成功，對父母能盡孝，對昆仲能友愛。王雲霖在研究院受訓成績很好，這都是你教導有方的成就。你們兄弟都能篤信主義，效忠黨國，你要繼續努力，一定會有你光明遠大的前途。我今天召見你，沒有別的事情，就是要獎勵你教弟有成這一點。」我這才瞭解霖弟在研究院受訓有很好的表現，給元首留下深刻印象，後來任職豐中校長的霖弟回到家中講起，蔣公召見的經過說：在陽明山莊結業前一週，承蔣公召見談話問對東北人物中最欽佩者何人？他當即舉出一兩個人來。接着報告蔣公說：「這兩個人我雖然佩服，還不是最佩服的人物，我最佩服的人是家兄王大人」。蔣公問道：「你何以最佩服你的家兄？」答弟：「我佩服不是因爲他是我的家兄，而是站在革命立場我最佩服的王大人同志。他有三大特長爲一般人所不及。第一，他絕對忠黨愛國，信仰主義，研究主義。他更絕對擁護領袖，以領袖意志爲意志。第二他刻苦耐勞，犧牲個人享受。第三，他富有真性情、寬以待人，嚴以律己。關於第一、第二兩項，我們都能作到，惟有第三項，家兄待人之寬，律己之嚴，乃淵源於仁

厚純篤的天性，他津津樂道朋友同志的長處，我很少聽到家兄批評他人的缺點，這是我無法學習的。」蔣公一面聽舍弟報告，一面在便條上寫字，最後還說一句：「你很優秀，下一期調訓，請你回院服務」。

我聽到舍弟這些話，恍然於蔣公那一次特殊召見，是基於做人道理的考驗。過了一年多，我與中央黨部機要秘書汪經昌兄有次在一起作客。餐會席上承他見告，在我的資料袋裏有蔣公親筆書寫：「兄弟皆能篤信主義，效忠黨國，敬愛領袖」幾句話，我心裏感到無上的榮幸。

於此尚需補敘一事，卽革命實踐研究院籌備第二階段訓練時，曾從第一階段黨政訓練班三千餘人中甄選四十五人，講習兩個月，從事籌備工作，筆者奉調參加文教組，與任覺五、楊希震、徐家驥、張希之、李煥之、趙文藝等共同研擬六個文教方案，以爲聯戰班開訓作業之文教組課題。筆者起草文化建設方案。當時主任爲黨國元老張羣，總講座爲陶委員希聖。經指導委員倪文亞、張道藩、張其昀、羅家倫、程天放、陳雪屏諸先生審定後獲得通過。結業前後承蔣公衆院長兩次召見，並一度舉行試講。厥後聯戰班一、二、三期，本人即奉調爲輔導委員兼研究委員，參加輔導與考評工作。民國四十七年，政府爲完成反攻復國大業，加強研究戰略與政略起見，蔣公參考美國戰爭學院體制，手創國防研究院，其階層在三軍聯大之上。調訓文武高級幹部，第一期於四十七年春季開始。調訓人選武職少將以上，文職以次長階級與少壯之立、監委員，本人被選調

第二期，有一段插曲。

先是蔣公衆院長手書：「調王大人同志參加國防研究院第一期受訓，附注：係軍人」。院方奉令遍察國防部將級資料中，竟無王大人其人，嗣查上校階級亦無此人。最後由張主任其昀向蔣公報告說：武職無王大人，文職有王大人。蔣公笑說：「文職王大人是東北籍立法委員，我要調的是軍人，是浙江人。」蔣公接說着：「王大人同志也很好，該員可在第二期受訓」。記得在一個風雨之夜，我曾得到國防部通知，要我趕快到陽明山報到，我看完公文，當即表示：我非浙江人，恐怕姓名有誤，果然，又過三日，國防研究院根據階級與籍貫研判後改調王大鈞將軍參加第一期，我也因蔣公印象深刻被選第二期受訓。

爲了到國外考察，第一期集訓時同學們一度爭取，未蒙批准。第二期結業以前，大家又在爭取。蔣公召見筆者時問：「你們要求到亞洲各國考察用意何在？」我說：「亞洲國家都蒙受中華文化的薰陶，我們看了之後更增加反攻復國的信心。蘇東坡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出國考察，親身目視之後，信念倍增，必有助於訓練成果的擴大。」蔣公聽罷，笑而不言，似已爲之首肯。後來我們同期同學蔣廉儒兄也有一段妙論，蔣公極爲欣賞，於是我們第二期出國考察，終於順利成行。還有一次，蔣公召見遼北籍受訓國大代表王天任同志，曾問其是否與王大人爲昆仲？不才區區，對黨國鮮有貢獻，竟屢蒙蔣公關注，其他優秀同志更無論矣，蔣公宵旰辛勞，愛護青年，識拔幹部令人永恆感念難忘。